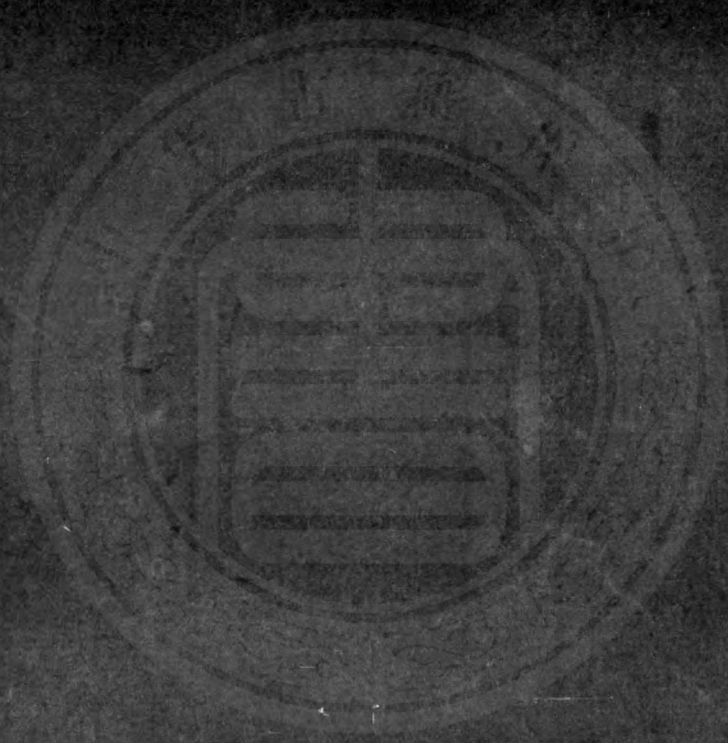


百



崇正文選卷之十目錄

蘇軾乞校正陸贄奏議進御劄子

代滕甫辯謗乞郡劄子

代張方平諫用兵書

上梅直講書

上劉侍讀書

書論

禮論

正統論



大臣論上

大臣論下

思治論

始皇論

伊尹論

荀卿論

孫武子論

樂毅論

范增論

留侯論

賈誼論

鼂錯論

刑賞忠厚之至論

物不可以苟合論

王者不治夷狄論

續朋黨論

已上共二十四篇

已上共三十四篇

論用藥論

王莽不能更外論

陳不河以背合論

陳實德氣之平論

奇論論

賈誼論

留天論

崇正文選卷之十

明錫山施策懋揚甫選

海虞瞿汝說星卿甫校

乞校正陸贄奏議進御劄子 蘇軾

臣等猥以空疎備員講讀聖明天縱學問日新臣等才有限而道無窮心欲言而口不逮以此自愧莫知所為竊謂人臣之納忠譬如醫者之用藥藥雖進於醫手方多傳於古人若已經效於世間不必皆從於已出伏見唐宰相陸贄才本王佐學為

帝師論深切於事情言不離於道德智如子房而文則過辯如賈誼而術不疎上以格君心之非下以通天下之志但其不幸仕不遇時德宗以苛刻爲能而贊諫之以忠厚德宗以猜忌爲術而贊勸之以推誠德宗好用兵而贊以消兵爲先德宗好聚財而贊以散財爲急至於用人聽言之法治邊御將之方罪已以收人心改過以應天道去小人以除民患惜名器以待有功如此之流未易悉數可謂進苦口之藥石鍼害身之膏肓使德宗盡用

其言則貞觀可得而復臣等每退自西閣卽私相告以陛下聖明必喜贊議論但使聖賢之相契卽如臣主之同時昔馮唐論頗牧之賢則漢文爲之太息魏相條晁董之對則孝宣以致中興若陛下能自得師則莫若近取諸贊夫六經三史諸子百家非無可觀皆足爲治但聖言幽遠末學支離譬如山海之崇深難以一二而推擇如贊之論開卷了然聚古今之精英寔治亂之龜鑑臣等欲取其奏議稍加校正繕寫進呈陛下置之坐隅如見贊

面反覆熟讀如與贊言必能發聖性之高明成治
功於歲月臣等不勝區區之意取進上

代滕甫辯謗乞郡劄子

蘇軾

臣聞人情不問賢愚莫不畏天而嚴父然而疾痛
則呼父窮窘則號天蓋情發於中言無所擇豈以
號呼之故謂無嚴畏之心人情之所患不止於疾
痛而所憂有甚於窮窘若不號呼於君父更將趨
赴於何人伏望聖慈少加憐察臣本無學術亦無
材能惟有忠義之心生而自許昔季孫有言見有
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
其君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臣雖不肖允蹈

斯言但信道直前謂人如已既蒙深知於聖主肯復借交於衆人任其蠢愚稍成讐怨一自離去左右十有二年浸潤之言何所不有至謂臣陰黨反者故縱罪人若依斯言死未塞責竊伏思宣帝漢之英主也以臣言而誅楊惲太宗唐之興王也以單詞而殺劉洎自古忠臣烈士遭時得君而不免於禍者何可勝數而臣獨蒙皇帝陛下始終照察愛惜保全則陛下聖度已過於宣帝太宗而臣之遭逢亦古人所未有日月在上更何憂虞但念世

之憎臣者多而臣之賦命至薄積毀銷骨巧言鑠金市虎成於三人投杼起於屢至倘因疑似復致人言至時雖欲自明陛下亦難屢赦是以及今無事之日少陳危苦之詞晉王導乃王敦之弟也而不害其爲元臣崔造源休之甥也而不廢其爲宰相臣與反者義同路人獨於寬大之朝爲臣終身之累亦可悲矣凡今游宦之士稍與貴近之人有葭莩之親半面之舊則所至便蒙異待人亦不敢交攻况臣受知於陛下中興之初効力於衆人未

遇之日而乃毀訾不忌踐踏無厭臣何足言有辱
天眷此臣所以滄泣而自傷者也今臣旣安善地
又忝清班非敢別有僥求更思錄用但患難之後
積憂傷心風波之間怖畏成疾敢望陛下憫餘生
之無幾究前日之異恩或乞移臣淮浙間一小郡
稍近墳墓漸謀歸休異日復得以枯朽之餘仰瞻
天日之表然後退伏田野自稱老臣追叙始終之
遭逢以詫鄉隣之父老區區至願永畢於斯伏願
陛下憐其志察其愚而赦其罪臣無任感恩知罪

激切屏營之至

代張方平諫用兵書

蘇軾

臣聞好兵猶好色也傷生之事非一而好色者必死賊民之事非一而好兵者必亡此理之必然者也夫惟聖人之兵皆出於不得已故其勝也享安全之福其不勝也必無意外之患後世用兵皆得已而不已故其勝也則變遲而禍大其不勝也則變速而禍小是以聖人不計勝負之功而深戒用兵之禍何者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內外騷動殆於道路者七十萬家內則府庫空虛外則百姓窮匱

饑寒逼迫其後必有盜賊之憂死傷愁怨其終必致水旱之報上則將帥擁衆有跋扈之心下則士衆久役有潰叛之志變故百出皆由用兵至於興事首議之人冥謫尤重蓋以平民無故緣兵而死怨氣克積必有任其咎者是以聖人畏之重之非不得已不敢用也自古人主好動干戈由敗而亡者不可勝數臣今不敢復言請爲陛下言其勝者秦始皇旣平六國復事胡越戍役之患被於四海雖拓地千里遠過三代而墳土未乾天下怨叛二

世被害子嬰被擒滅亡之酷自古所未嘗有也漢武帝承文景富溢之餘首挑匈奴兵連不解遂使浸尋及於諸國歲歲調發所向成功建元之間兵禍始作是時蚩尤旗出長與天等其春戾太子生自是師行三十餘年死者無數及巫蠱事起京師流血僵尸數萬太子父子皆敗班固以爲太子生長於兵與之終始帝雖悔悟自克而歿身之恨已無及矣隋文帝旣下江南繼事夷狄煬帝嗣位此心不衰皆能誅滅強國威震萬里然而民怨盜起

亡不旋踵唐太宗神武無敵尤喜用兵既已破滅
突厥高昌吐谷渾等猶且未厭親駕遼東皆志在
立功非不得已而用其後武氏之難唐室陵遲不
絕如綫蓋用兵之禍物理難逃不然太宗仁聖寬
厚克已裕人幾至刑措而一傳之後子孫塗炭此
豈爲善之報也哉由此觀之漢唐用兵於寬仁之
後故其勝而僅存秦隋用兵於殘暴之餘故其勝
而遂滅臣每讀書至此未嘗不掩卷流涕傷其計
之過也若使此四君者方其用兵之初隨即敗衄

惕然戒懼知用兵之難則禍敗之興當不至此不
幸每舉輒勝故使狃於功利慮患不深臣故曰勝
則變遲而禍大不勝則變速而禍小不可不察也
昔仁宗皇帝覆育天下無意於兵將士惰偷兵革
朽鈍元昊乘間竊發西鄙延安涇原麟府之間敗
者三四所喪動以萬計而海內晏然兵休事已而
民無怨言國無遺患何者天下臣庶知其無好兵
之心天地鬼神諒其有不得已之實故也今陛下
天錫勇智意在富強卽位以來繕甲治兵伺候鄰

國羣臣百寮窺見此指多言用兵其始也弼臣執
國命者無憂深思遠之心樞臣當國論者無慮害
持難之識在臺諫之職者無獻替納忠之議從微
至著遂成厲階旣而薛向爲橫山之謀韓絳効深
入之計陳升之呂公弼等陰與之協力師徒喪敗
財用耗屈較之寶元慶曆之敗不及十一然而天
怒人怨邊兵背叛京師騷然陛下爲之旰食者累
月何者用兵之端陛下作之是以吏士無怒敵之
意而不直陛下也尚賴祖宗積累之厚皇天保佑

之深故使兵出無功感悟聖意然淺見之士方且
以敗爲耻力欲求勝以稱上心於是王韶構禍於
熙河章惇造釁於橫山熊本發難於渝瀘然此皆
戕賊已降俘繫老弱困敝腹心而取空虛無用之
地以爲武功使陛下受此虛名而忽於實禍勉強
砥礪奮於功名故沈起劉燹復發於安南使十餘
萬人暴露瘴毒死者十而五六道路之人斃於輸
送貲糧器械不見敵而盡以爲用兵之意必且少
衰而李憲之師復出於洮州矣今師徒克捷銳氣

方盛陛下喜於一勝必有輕視四夷陵侮敵國之意天意難測臣實畏之且夫戰勝之後陛下可得而知者凱旋捷奏拜表稱賀赫然耳目之觀耳至於遠方之民肝腦屠於白刃筋骨絕於餽餉流離破產鬻賣男女薰眼折臂自經之狀陛下必不得而見也慈父孝子孤臣寡婦之哭聲陛下必不得而聞也譬猶屠殺牛羊刳鬻魚鼈以爲膳羞食者甚美死者甚苦使陛下見其號呼於挺刃之下宛轉於刀几之間雖八珍之美必將投筋而不忍食

而况用人之命以爲耳目之觀乎且使陛下將卒精強府庫充實如秦漢隋唐之君旣勝之後禍亂方興尚不可救而况所在將吏罷輒凡庸較之古人萬萬不逮而數年以來公私窘乏內府累世之積掃地無餘州郡征稅之儲上供殆盡百官俸廩僅而能繼南郊賞給久而未辦以此舉動雖有智者無以善其後矣且饑疫之後所在盜賊蠭起京東河北尤不可言若軍事一興橫歛隨作民窮而無告其勢不爲大盜無以自全邊事方深內患復

起則勝廣之形將在於此此老臣所以終夜不寐
臨食而歎至於慟哭而不能自止也且臣聞之凡
舉大事必順天心天之所向以之舉事必成天之
所背以之舉事必敗蓋天心向背之迹見於災祥
豐歉之間今自近歲日蝕星變地震山崩水旱癘
疫連年不解民死將半天心之背向可以見矣而
陛下方且斷然不顧興事不已譬如人子得過於
父母惟有恭順靜思引咎自責庶幾可解今乃紛
然詰責奴婢恣行箠楚以此事親未有見赦於父

母者故臣願陛下遠覽前世興亡之迹深察天心
背向之理絕意兵革之事保疆睦鄰安靜無爲固
社稷長久之計上以安二宮朝夕之養下以濟四
方億兆之命則臣雖老死溝壑瞑目於地下矣昔
漢祖破滅羣雄遂有天下光武百戰百勝祀漢配
天然至白登被圍則講和親之議西域請吏則出
謝絕之言此二帝者非不知兵也蓋經變旣多則
慮患深遠今陛下深居九重而輕議討伐老臣庸
懦私竊以爲過矣然人臣納說於君因其旣厭而

止之則易爲力迎其方銳而折之則難爲功凡有血氣之倫皆有好勝之意方其血氣之盛也雖布衣賤士有不可奪自非智識特達度量過人未有能勇於奮發之中舍已從人惟義是聽者也今陛下盛氣於用武勢不可回臣非不知而獻言不已者誠見陛下聖德寬大聽納不疑故不敢以衆人好勝之常心望於陛下且意陛下他日親見用兵之害必將哀痛悔恨而追咎左右大臣未嘗一言臣亦將老且死見先帝於地下亦有以藉口矣惟

陛下哀而察之

上梅直講書

蘇軾

軾每讀詩至鴟鴞讀書至君奭常竊悲周公之不
遇及觀史見孔子厄於陳蔡之間而絃歌之聲不
絕顏淵仲由之徒相與問答夫子曰匪兕匪虎率
彼曠野吾道非邪吾何爲至此顏淵曰夫子之道
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
君子夫子油然而笑曰回使爾多財吾爲爾宰夫
天下雖不能容而其徒自足以相樂如此乃今知
周公之富貴有不如夫子之貧賤夫以召公之賢

以管蔡之親而不知其心則周公誰與樂其
而夫子之所與共貧賤者皆天下之賢才則亦足
以樂乎此矣軾七八歲時始知讀書聞今天下有
歐陽公者其爲人如古孟軻韓愈之徒而又有梅
公者從之遊而與之上下其議論其後益壯始能
讀其文詞想見其爲人意其飄然脫去世俗之樂
而自樂其樂也方學爲對偶聲律之文求升斗之
祿自度無以進見於諸公之間來京師逾年未嘗
窺其門今年春天下之士羣至於禮部執事與歐

陽公實親試之軾不自意獲在第二旣而聞之人
執事愛其人以爲有孟軻之風而歐陽公亦以其
能不爲世俗之文也而取焉是以在此非左右爲
之先容非親舊爲之請屬而嚮之十餘年間聞其
名而不得見者一朝爲知己退而思之人不可以
苟富貴亦不可以徒貧賤有大賢焉而爲其徒則
亦足恃矣苟其僥一時之幸從車騎數十人使閭
巷小民聚觀而贊歎之亦何以易此樂也傳曰不
怨天不尤人蓋優哉游哉可以卒歲執事名滿天

下而位不過伍品其容色温然而不怒其文章寬厚敦朴而無怨言此必有所樂乎斯道也軾願與

聞焉

其對吳苒其對一却之幸與車馬幾十人對四
其對貴亦不可以其貧類有大賢而為其對四
各而不可與者一腹為映已幾而思之人不可
之其容與陳書為之請議而濟以十餘年問
其不為對谷之文也而和書長以事此非式式
其聖愛其入以為其其神之風而和則公亦以
其公實其信之厚不自意其其來一其而問之入

上劉侍讀書

蘇軾

軾聞天下之所少者非才也才滿於天下而事不
立天下之所少者非才也氣也何謂氣曰是不可
名者也若有鬼神焉而陰相之今夫事之利害計
之得失天下之能者舉知之而不能辦能辦其小
而不能辦其大則氣有所不足也夫氣之所加則
已大而物小於是乎受其至大而不為之驚納其
至繁而不為之亂任其至難而不為之憂享其至
樂而不為之蕩是氣也受之於天得之於不可知

之間傑然有以蓋天下之人而出萬物之上非有君長之位殺奪施與之權而天下環嚮而歸之此必有所得者矣多才而敗者世之所謂不幸者也若無能焉而每以成者世之所謂天幸者也夫幸與不幸君子之論不施於成敗之間而施於窮達之際故凡所以成者其氣也其所以敗者其才也氣不能守其才則焉往而不敗世之所以多敗者皆知求其才而不知論其氣也若夫明公其亦有所得矣軾非敢以虛辭而曲說誠有所見焉耳夫

天下有分得其分則安非其分而以一毫取於人則羣起而爭之天下有無窮之利自一命以上至於公相其利可愛其塗甚夷設爲科條而待天下之擇取然天下之人翹足跂首而羣望之逡巡而不敢進者何也其分有所止也天下有無功而遷一級者則衆指之矣遷者不容於下遷之者不容於上而况其甚者乎明公起於徒步之中執五寸之翰書方尺之簡而列於士大夫之上橫翔捷出冠壓百吏而爲之表猶以爲未也而加之師友之

職付之全秦之地地方千里則古之方伯連帥所
不能有也東障崤澠北跨河渭南倚巴蜀西控戎
夏則古之秦昭王商君白起之徒所以殪身殘民
百戰而有之者也奮臂而取兩制不十餘年而天
下不以爲速非有汗馬之勞米鹽之能以擅富貴
之美而天下不以爲無功抗顏高議自以無前而
天下不以爲無讓此其氣固有以大服於天下矣
天下無大事也天下而有大事非其氣之過人者
則誰寔辦之軾遠方之鄙人遊於京師聞明公之
風幸其未至於公相而猶可以誦其才氣之盛美
而庶幾於知言惜其將遂西去而不得從也故請
問於門下以願望見其風采不宣

書論

蘇軾

愚讀史記商君列傳觀其改法易令變更秦國之風俗誅秦民之議令者以數千人黥太子之師殺太子之傅而後法令大行蓋未嘗不壯其勇而有決也曰嗟夫世俗之人不可以慮始而可樂成也使天下之人各陳其所知而守其所學以議天下之事則事將有格而不得成者然及觀三代之書至其將有以矯拂世俗之際則其所以告諭天下者常丁寧激切臺臺而不倦務使天下盡知其君

之心而又從而折其不服之意使天下皆信以爲
如此而後從事其言迴曲宛轉譬如平人自相議
論而詰其是非愚始讀而疑之以爲近於濡滯迂
遠而無決然其使天下樂從而無黽勉不得已之
意其事旣發而無紛紜異同之論此則王者之意
也故常以爲當堯舜之時其君臣相得之心歡然
樂而無間相與吁俞嗟歎唯諾於朝廷之中不啻
若朋友之親雖其有所相是非論辯以求曲直之
際當亦無足怪者及至湯武征伐之際周旋反覆

自述其用兵之意以明曉天下此又其勢然也惟
其天下旣安君民之勢闊遠而不同天子有所欲
爲而其匹夫匹婦私有異論於天下以齟齬其上
之畫策令之而莫肯聽當此之時刑驅而勢脅之
天下夫誰敢不聽從而上之人優游而徐譬之使
之信之而後從此非王者之心誰能處而待之而
不倦歟蓋盤庚之遷天下皆咨嗟而不悅盤庚爲
之稱其先王盛德明聖而猶五遷以至於今今不
承於古恐天之斷棄汝命不救汝死旣又恐其不

從也則又曰汝罔暨余同心我先后將降爾罪暨
乃祖乃父亦將告我高后曰作大戮於朕孫蓋其
所以開其不悟之心而諭之以其所以當然者如
此其詳也若夫商君則不然以爲要使汝獲其利
而何卹乎吾之所爲故無所求於衆人之論而亦
無以告諭天下然其事亦終於有成是以後世之
論以爲三代之治柔懦不決然此乃王霸之所以
爲異也夫三代之君惟不忍鄙其民而欺之故天
下有故而其議及於百姓以觀其意之所嚮及其

不可聽也則又反覆而諭之以窮極其說而服其
不然之心是以其民親而愛之嗚呼此王霸之所
爲不同也哉

禮論

蘇軾

昔者商周之際何其爲禮之易也其在宗廟朝廷之中籩豆簠簋牛羊酒醴之薦交於堂上而天子諸侯大夫卿士周旋揖讓獻酬百拜樂作於下禮行於上雍容和穆終日而不亂夫古之人何其知禮而行之不勞也當此之時天下之人惟其習慣而無疑衣服器皿冠冕佩玉皆其所常用也是以其人入於其間耳目聰明而手足無所忤其身安於禮之曲折而其心不亂以能深思禮樂之意故

其廉耻退讓之節粹然見於面而盎然發於其躬
夫是以能使天下觀其行事而忘其暴戾鄙野之
氣至於後世風俗變易更數千年以至於今天下
之事已大異矣然天下之人尚皆記錄三代禮樂
之名詳其節目而習其俯仰冠古之冠服古之服
而御古之器皿偃僂拳曲勞苦於宗廟朝廷之中
區區而莫得其紀交錯紛亂而不中節此無足怪
也其所用者非其素所習也而強使焉甚矣夫後
世之好古也昔者上古之世蓋嘗有巢居穴處汗

樽杯飲燔黍捭豚簞糗土鼓而以爲是足以養生
送死而無以加之者矣及其後世聖人以爲不足
以大利於天下是故易之以宮室新之以籩豆鼎
俎之器以濟天下之所不足而盡去太古之法惟
其祭祀以交於鬼神乃始薦其血毛豚解而腥之
體解而爛之以爲是不忘本而非以爲後世之禮
不足用也是以退而體其犬豕牛羊實其簠簋籩
豆鉶羨以極今世之美未聞其牽於上古之說巽
悞而不決也且方今之人佩玉服黻冕而垂旒拱

手而不知所爲而天下之人亦且見而笑之是何
所復望於其有以感發天下之心哉且又有所大
不安者宗廟之祭聖人所以追求先祖之神靈庶
幾得而享之以安卹孝子之志者也是以思其平
生起居飲食之際而設其器用薦其酒食皆從其
生以冀其來而安之而後世宗廟之祭皆用三代
之器則是先祖終莫得而安也蓋三代之時席地
而食是以其器用各因其所便而爲之高下大小
之制今世之禮坐於牀而食於牀上是以其器不

得不有所變雖正使三代之聖人生於今而用之
亦將以爲便安故夫三代之視上古猶今之視三
代也三代之器不可復用矣而其制禮之意尚可
依倣以爲法也宗廟之祭薦之以血毛重之以體
薦有以存古之遺風矣而其餘者可以易三代之
器而用今世之所便以從鬼神之所安惟其春秋
社稷釋奠釋菜凡所以享古之鬼神者則皆從其
器蓋周人之祭蜡與田祖也吹葦籥擊土鼓此亦
各從其所安耳嗟夫天下之禮宏濶而難言自非

聖人而何以處此故夫推之而不明講之而不詳
則愚實有罪焉惟其近於正而易行庶幾天下之
安而從之是則有取焉耳古之民無昏亂皆終其
壽而民今世之世也則以於民無之而安則其春
也亦以非古之數風矣而其猶存可以優三分之
外也三分之器不可不備而民矣而其備雖之意
亦以爲身安始夫三分之賦上古會今之賦三
亦不取也變雖五對三分之聖人主今今而民之

正統論

蘇軾

正統者何耶名耶實耶正統之說因聖者所以正
天下之不正也統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不幸
有天子之實而無其位有天子之名而無其德是
一人者立於天下天下何正何一而正統之論決
矣正統之爲言猶曰有天下云爾人之得此名而
又得此實也夫何議天下固有無其實而得其名
者聖人於此不得已焉而不以實傷名而名卒不
能傷實故名輕而實重不以實傷名故天下不爭

名輕而實重故天下趨於實天下有不肖而曰吾
賢者矣未有賤而曰吾貴者也天下之爭自賢不
肖始聖人憂焉不敢以亂貴賤故天下知賢之不
能奪貴天下之貴者聖人莫不從而貴之恃有賢
不肖存焉輕以與人貴而重以與人賢天下然後
知貴之不如賢知賢之不能奪貴故不爭知貴之
不如賢故趨於實使天下不爭而趨於實是亦足
矣正統者名之所在焉而已名之所在而不能有
益乎其人而後名輕名輕而後實重吾欲重天下

之實於是乎名輕正統聽其自得者十曰堯舜夏
商周秦漢晉隋唐序其可得者六以存教曰魏梁
後唐晉漢周使夫堯舜三代之所以爲賢於後世
之君者皆不在乎正統故後世之君不以其道而
得之者亦無以爲堯舜三代之比於是乎實重

大臣論上

蘇軾

以義正君而無害於國可謂大臣矣天下不幸而無明君使小人執其權當此之時天下之忠臣義士莫不欲奮臂而擊之夫小人者必先得於其君而自固於天下是故法不可擊擊之而不勝身死其禍止於一身擊之而勝君臣不相安天下必亡是以春秋之法不待君命而誅其側之惡人謂之叛晉趙鞅入於晉陽以叛是也世之君子將有志於天下欲扶其衰而救其危者必先計其後而爲

可居之功其濟不濟則命也是故功成而天下安
之今小人君不誅而吾誅之則是侵君之權而不
可居之功也夫既已侵君之權而能北面就人臣
之位使君不吾疑者天下未嘗有也國之有小人
猶人之有癭今人之癭必生於頸而附於咽是以
不可去有賤丈夫者不勝其忿而決去之夫是以
去疾而得死漢之亡唐之滅由此故也自桓靈之
後至於獻帝天下之權歸於內豎賢人君子進不
容於朝退不容於野天下之怒可謂極矣當此之

時議者以爲天下之患獨在宦官宦官去則天下
無事然竇武何進之徒擊之不勝止於身死袁紹
擊之而勝漢遂以亡唐之衰也其迹亦大類此自
輔國元振之後天子之廢立聽於宦官當此之時
士大夫之論亦惟宦官之爲去然而李訓鄭注元
載之徒擊之不勝止於身死至於崔昌遐擊之而
勝唐亦以亡方其未去是纍然者癭而已矣及其
旣去則潰裂四出而繼之以死何者此侵君之權
而不可居之功也且爲人臣而不顧其君捐其身

於一決以快天下之望亦已危矣故其成則爲袁
爲崔敗則爲何竇爲訓注然則忠臣義士亦奚取
於此哉夫竇武何進之亡天下悲之以爲不幸然
亦幸而不成使其成也二子者將何以居之故曰
以義正君而無害於國可謂大臣矣

大臣論下

蘇軾

天下之權在於小人君子之欲擊之也不亡其身
則亡其君然則是小人者終不可去乎聞之曰迫
人者其智淺迫於人者其智深非才有不同所居
之勢然也古之爲兵者圍師勿遏窮寇勿追誠恐
其知死而致力則雖有衆無所用之故曰同舟而
遇風則胡越可使相救如左右手小人之心自知
其負天下之怨而君子之莫吾赦也則將日夜爲
計以備一旦卒然不可測之患今君子又從而疾

惡之是以其謀不得不深其交不得不合交合而謀深則其致毒也忿戾而不可解故凡天下之患起於小人而成於君子之速之也小人在內君子在外君子爲客小人爲主主未發而客先焉則小人之詞直而君子之勢近於不順直則可以欺衆而不順則難以令其下故昔之舉事者常以中道而衆散以至於敗則其理豈不甚明哉若夫智者則不然內以自固其君子之交而厚集其勢外以陽浮而不逆於小人之意以待其間寬之使不吾

疾徃之使不吾慮啖之以利以昏其智順適其意以殺其怒然後待其發而乘其隙推其墜而挽其絕故其用力也約而無後患莫爲之先故君不怒而勢不偪如此者功成而天下安之今夫小人急之則合寬之則散是從古以然也見利不能不爭見患不能不避無信不能不相詐無禮不能不相瀆是故其交易間其黨易破也而君子不務寬之以待其變而急之以合其交亦已過矣君子小人雜居而未決爲君子之計者莫若深交而無爲苟

不能深交而無爲則小人倒持其柄而乘吾隙昔漢高之亡以天下屬平勃及高后臨朝擅王諸呂廢黜劉氏平日縱酒無一言及用陸賈計以千金交歡絳侯卒以此誅諸呂定劉氏使此二人者而不相能則是將相相攻之不暇而何暇及於劉呂之存亡哉故其說曰將相和調則士豫附士豫附則天下雖有變而權不分嗚呼知此其足以爲大臣矣夫

思治論

蘇軾

方今天下何病哉其始不立其卒不成惟其不成是以厭之而愈不立也凡人之情一舉而無功則疑再則厭三則去之矣今世之士所以相顧而莫肯爲者非其無有忠義慷慨之志也又非其才術謀慮不若人也患在苦其難成而不復立不知其所以不成者罪在於不立也苟立而成矣今世有三患而終莫能去其所從起者則五六十年矣自宮室禱祠之役興錢幣茶鹽之法壞加之以師旅

而天下常患無財五六十年之間下之所以游談聚議而上之所以變政易令以求豐財者不可勝數矣而財終不可豐自澶淵之役北虜雖求和而終不得其要領其後重之以西羗之變而邊陲不寧二國益驕以戰則不勝以守則不固而天下常患無兵五六十年之間下之所以游談聚議而上之所以變政易令以求強兵者不可勝數矣而兵終不可強自選舉之格嚴而吏拘於法不志於功名考功課吏之法壞而賢者無所勸不肖者無所

懼而天下常患無吏五六十年之間下之所以游談聚議而上之所以變政易令以求擇吏者不可勝數矣而吏終不可擇財之不可豐兵之不可強吏之不可擇是豈真不可耶故曰其始不立其卒不成惟其不成是以厭之而愈不立也夫所貴於立者以其規模先定也古之君子先定其規模而後從事故其應也有候而其成也有形衆人以爲是汗漫不可知而君子以爲理之必然如炊之無不熟種之無不生也是故其用力省而成功速昔

者子太叔問政於子產子產曰政如農功日夜以思之思其始而圖其終朝夕而行之行無越思如農之有畔子產以爲不思而行與凡行而出於思之外者如農之無畔也其始雖勤而終必棄之今夫富人之營宮室也必先料其貲財之豐約以制宮室之大小旣內決於心然後擇工之良者而用一人焉必告之曰吾將爲屋若干度用材幾何役夫幾人幾日而成土石材葦吾於何取之其工之良者必告之曰某所有木某所有石用材役夫若

于某日而成主人率以聽焉及期而成旣成而不失常則規模之先定也今治天下則不然百官有司不知上之所欲爲也而人各有心好大者欲王好權者欲霸而媮者欲休息文吏之所至則治刑獄而聚斂之臣則以貨財爲急民不知其所適從也及其發一政則曰姑試行之而已其濟與否固未可知也前之政未見其利害而後之政復發矣凡今之所謂新政者聽其始之議論豈不甚美而可樂哉然而布出於天下而卒不知其所終何則

其規模不先定也用舍係於好惡而廢興決於衆寡故萬全之利以小不便而廢者有之矣百世之患以小利而不顧者有之矣所用之人無常責而所發之政無成效此猶適千里不齋糧而假丐於塗人治病不知其所當用之藥而百藥皆試以僥倖於一物之中欲三患之去不可得也昔者太公治齊周公治魯至於數十世之後子孫之強弱風俗之好惡皆可得而逆知之何者其所施專一則其勢固有以使之也管仲相桓公自始爲政而至

於霸其所設施皆有方法及其成功皆知其所以然至今可覆也咎犯之在晉范蠡之在越文公勾踐嘗欲用其民而二臣皆以爲未可及其以爲可用也則破楚滅吳如寄諸其隣而取之此無他見之明而策之熟也夫今之世亦與明者熟策之而已士爭言曰如是而財可豐如是而兵可強如是而吏可擇吾從其可行者而規模之發之以勇守之以專達之以強日夜以求合於其所規模之內而無務出於其所規模之外其人專其政一然而

不成者未之有也財之不豐兵之不強吏之不擇此三者存亡之所從出而天下之大事也夫以天下之大事而有一人焉獨擅而兼言之則其所以治此三者之術其得失固不可知也雖不可知而此三者決不可不治者可知也是故不可以無術其術非難知而難聽非難聽而難行非難行而難收孔子曰好謀而成使好謀而不成不如無謀蓋世有好劍者聚天下之良金鑄之三年而成以爲吾劍天下莫敵也劍成而狼戾缺折不可用何者

是知鑄而不知收也今世之舉事者雖其甚小而欲成之者常不過數人欲壞之者常不可勝數可成之功常難形若不可成之狀常先見上之人方且眩瞽而不自信又何暇及於收哉古之人有犯其至艱而圖其至遠者彼獨何術也且非特聖人而已商君之變秦法也撻萬人之怒排舉國之說勢如此其逆也蘇秦之爲從也合天下之異以爲同聯六姓之疎以爲親計如此其迂也淮陰侯請於高帝求三萬人願以北舉燕趙東擊齊南絕楚

之糧道而西會於滎陽耿弇亦言於世祖欲先定
漁陽取涿郡還收富平而東下齊世祖以爲落落
難合此皆越人之都邑而謀人國功如此其疎也
然而四子者行之若易然出於其口成於其手以
爲旣已許吾君則親挈而還之今吾以自有之天
下而行吾所得爲之事其事又非有所拂逆於天
下之意也非有所待於人而後具也如有財而自
用之有子而自教之耳然而政出於天下有出而
無成者五六十年於此矣是何也意者知出而不

知收歟非不知收意者汗漫而無所收歟故爲之
說曰先定其規模而後從事先定者可以謀人不
先定者自謀常不給而况於謀人乎且今之世俗
則有所可患者士大夫所以信服於朝廷者不篤
而皆好議論以務非其上使人眩於是非而不知
其所從從之則事舉無可爲者不從則其所行者
常多故而易敗夫所以多故而易敗者人各持其
私意以賊之議論勝於下而幸其無功者衆也富
人之謀利也常獲世以爲福非也彼富人者信於

人素深而服於人素厚所爲而莫或害之所欲而莫或非之事未成而衆已先成之矣夫事之行也有勢其成也有氣富人者乘其勢而襲其氣也欲事之易成則先治其所以信服天下之事不可以力勝力不可勝則莫若從衆從衆者非從衆多之口而從其所不言而同然者是真從衆也衆多之口非果衆也特聞於吾耳而接於吾前未有非其私說者也於吾爲衆於天下爲寡彼衆之所不言而同然者衆多之口舉不樂也以衆多之口所不

樂而棄衆之所不言而同然則樂者寡而不樂者衆矣古之人常以從衆得天下之心而世之君子常以從衆失之不知夫古之人其所從者非從其口而從其所同然也何以明之世之所謂逆衆歛怨而不可行者莫若臧任子然不顧而行之者五六年矣而天下未嘗有一言何則彼其口之所不樂而心之所同然也從其所同然而行之若猶有言者則可以勿卹矣故爲之說曰發之以勇守之以專達之以強苟知此三者非獨爲吾國而已雖

北取契丹可也

始皇論

蘇軾

蘇子曰始皇制天下輕重之勢使內外相形以禁
姦備亂者可謂密矣蒙恬將三十萬人威振北方
扶蘇監其軍而蒙毅侍帷幄爲謀臣雖有大姦賊
敢睥睨其間哉不幸道病禱祀山川尚有人也而
遣蒙毅故高斯得成其謀始皇之遣毅毅見始皇
病太子未立而去左右皆不可以言智雖然天之
亡人國其禍敗必出於智之所不及聖人爲天下
不恃智以防亂恃吾無致亂之道耳始皇致亂之

道在刑起高夫閹尹之禍如毒藥猛獸未有不裂
肝碎首者也自有書契以來惟東漢呂彊後唐張
承業二人號稱善良豈可望一二於千萬以徼必
亡之禍哉然世主皆甘心而不悔如漢桓靈唐肅
代猶不足深怪始皇漢宣皆英主亦沉於趙高恭
顯之禍彼自以爲聰明人傑也奴僕熏腐之餘何
能爲及其亡國亂朝乃與庸主不異吾故表而出
之以戒後世人主如始皇漢宣者或曰李斯佐始
皇定天下不可謂不智扶蘇始皇子秦人戴之久

矣陳勝假其名猶足以亂天下而蒙恬持重兵在
外使二人不卽受誅而復請之則斯高無遺類矣
以斯之智而不慮此何哉蘇子曰嗚呼秦之失道
有自來矣豈獨斯高之罪自商鞅變法以誅死爲
輕典以參夷爲常法人臣狼顧脅息以得死爲幸
何暇復請方其法之行也求無不獲禁無不止鞅
自以爲軼堯舜而駕湯武矣及其出亡而無所舍
然後知爲法之弊夫豈獨鞅悔之秦亦悔之矣荆
軻之變持兵者熟視始皇環柱而走而莫之救者

以秦法重故也李斯之立胡亥不復忌二人者知威令之素行而臣子不敢復請也二人之不敢請亦知始皇之鷙悍而不可回也豈料其僞也哉周公曰平易近民民必歸之孔子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其恕矣乎夫以忠恕爲心而以平易爲政則上易知而下易達雖有賣國之姦無所投其隙倉卒之變無自發焉然其令行禁止蓋有不及商鞅者矣而聖人終不以彼易此商鞅立信於徙木立威於棄灰刑其親戚師傅無惻容積威信之

極以及始皇秦人視其君如雷電鬼神不可測也古者公族有罪三宥然後致刑今至使人矯殺其太子而不忌太子亦不敢請則威信之過也故夫以法毒天下者未有不反中其身及其子孫者也漢武始皇皆果於殺者也故其子如扶蘇之仁則寧死而不請如戾太子之悍則寧反而不訴知訴之必不察也戾太子豈欲反者哉計出於無聊也故爲二君之子者有死與反而已李斯之智蓋足以知扶蘇之必不反也吾又表而出之以戒後世

人主之果於殺者

夫以不察也矣夫十豈容又未若肯出於無聊也
豈以而不察也矣夫十豈容又未若肯出於無聊也
豈以而不察也矣夫十豈容又未若肯出於無聊也
豈以而不察也矣夫十豈容又未若肯出於無聊也
豈以而不察也矣夫十豈容又未若肯出於無聊也
豈以而不察也矣夫十豈容又未若肯出於無聊也
豈以而不察也矣夫十豈容又未若肯出於無聊也
豈以而不察也矣夫十豈容又未若肯出於無聊也
豈以而不察也矣夫十豈容又未若肯出於無聊也
豈以而不察也矣夫十豈容又未若肯出於無聊也

伊尹論

蘇軾

辨天下之大事者有天下之大節者也立天下之
大節者狹天下者也夫以天下之大而不足以動
其心則天下之大節有不足立而大事有不足辦
者矣今夫匹夫匹婦亦知潔廉忠信之爲美也使
其果潔廉而忠信則其智慮未始不如王公大人
之能也惟其所爭者止於簞食豆羹而簞食豆羹
足以動其心則宜其智慮之不出乎此也簞食豆
羹非其道不取則一鄉之人莫敢以不正犯之矣

一鄉之人莫敢以不正犯之而不能辦一鄉之事者未之有也推此而上其不取者愈大則其所辦者愈遠矣讓天下與讓簞食豆羹無以異也治天下與治一鄉亦無以異也然而不能者有所蔽也天下之富是簞食豆羹之積也天下之大是一鄉之推也非千金之子不能運千金之資販夫販婦得一金而不知其所措非智不若所居之卑也孟子曰伊尹耕於有莘之野非其道也非其義也雖祿之以天下弗受也夫天下不能動其心是故其

才全以其全才而制天下是故臨大事而不亂古之君子必有高世之行非苟求爲異而已卿相之位千金之富有所不屑將以自廣其心使窮達利害不能爲之芥蒂以全其才而欲有所爲耳後之君子蓋亦嘗有其志矣得失亂其中而榮辱奪其外是以役役至於老死而不暇亦足悲矣孔子叙書至於舜禹臯陶相讓之際蓋未嘗不太息也夫以朝廷之尊而行匹夫之讓孔子安取哉取其不汲汲於富貴有以大服天下之心焉耳夫太甲之

廢天下未嘗有是而伊尹始行之天下不以爲驚
以臣放君天下不以爲僭既放而復立太甲不以
爲專何則其素所不屑者足以取信於天下也彼
其視天下眇然不足以動其心而豈忍以廢放其
君求利也哉後之君子蹈常而習故惴惴焉懼不
免於天下一爲希濶之行則天下羣起而謂之不
知求其素而以爲古今之變時有所不可者亦已
過矣夫

荀卿論

蘇軾

嘗讀孔子世家觀其言語文章循循莫不有規矩
不敢放言高論言必稱先王然後知聖人憂天下
之深也茫乎不知其畔岸而非遠也浩乎不知其
津涯而非深也其所言者匹夫匹婦之所共知而
所行者聖人有所不能盡也嗚呼是亦足矣使後
世有能盡吾說者雖爲聖人無難而不能者不失
爲寡過而已矣子路之勇子貢之辯冉有之智此
三者皆天下之所謂難能而可貴者也然三子者

每不爲夫子之所悅顏淵默然不見其所能若無以異於衆人者而夫子亟稱之且夫學聖人者豈必其言之云爾哉亦觀其意之所嚮而已夫子以爲後世必有不足行其說者矣必有竊其說而爲不義者矣是故其言平易正直而不敢爲非常可喜之論要在於不可易也昔者常怪李斯事荀卿旣而焚滅其書大變古先聖王之法於其師之道不啻若寇讐及今觀荀卿之書然後知李斯之所以事秦者皆出於荀卿而不足怪也荀卿者喜爲

異說而不讓敢爲高論而不顧者也其言愚人之所驚小人之所喜也子思孟軻世之所謂賢人君子也荀卿獨曰亂天下者子思孟軻也天下之人如此其衆也仁人義士如此其多也荀卿獨曰人性惡桀紂性也堯舜僞也由是觀之意其爲人必也剛愎不遜而自許太過彼李斯者又特甚者耳今夫小人之爲不善猶必有所顧忌是以夏商之亡桀紂之殘暴而先王之法度禮樂刑政猶未至於絕滅而不可考者是桀紂猶有所存而不敢盡

廢也彼李斯者獨能奮然而不顧焚燒夫子之六經烹滅三代之諸侯破壞周公之井田此亦必有所恃者矣彼見其師歷詆天下之賢人自是其愚以爲古先聖王皆無足法者不知荀卿特以快一時之論亦不自知其禍之至於此也其父殺人報讐其子必且行劫荀卿明王道述禮樂而李斯以其學亂天下其高談異論有以激之也孔子孟之論未嘗異也而天下卒無有及者苟天下果無有及者則尚安以求異爲哉

世大孫武子論

蘇軾

古之言兵者無出於孫子矣利害之相權奇正之相生戰守攻圍之法蓋以百數雖欲加之而不知所以加之矣然其所短者智有餘而未知其所以用智此豈非其所大闕歟夫兵無常形而逆爲之形勝無常處而多爲之地是以其說屢變而不同縱橫委曲期於避害而就利雜然舉之而聽用者之自擇也是故不難於用而難於擇擇之爲難者何也銳於西而忘於東見其利而不見其所窮得

其一說而不知其又有一說也此豈非用智之難歟夫智本非所以教人智而教人者是君子之急於有功也變詐汨其外而無守於其中則是五尺童子皆欲爲之使人勇而不自知貪而不顧以陷於難則有之矣深山大澤有天地之寶無意於寶者得之操舟於河舟之逆順與水之曲折忘於水者見之是故惟天下之至廉爲能貪惟天下之至靜爲能勇惟天下之至信爲能詐何者不役於利也夫不役於利則其見之也明見之也明則其發

之也果古之善用兵者見其害而後見其利見其敗而後見其成其心閒而無事是以若此明也不然兵未交而先志於得則將臨事而惑雖有大利尚安得而見之若夫聖人則不然居天下於貪而自居於廉故天下之貪者皆可得而用居天下於勇而自居於靜故天下之勇者皆可得而役居天下於詐而自居於信故天下之詐者皆可得而使天下之人欲有功於此而卽以此自居則功不可得而成是故君子居晦以御明則明者畢見居陰

以御陽則陽者畢赴夫然後孫子之智可得而用也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君子方其未發也介然如石之堅若將終身焉者及其發也不終日而作故曰不役於利則其見之也明見之也明則其發之也果今夫世俗之論則不然曰兵者詭道也非貪無以取非勇無以得非詐無以成廉靜而信者無用於兵者也嗟夫世俗之說行則天下紛紛乎如鳥獸之相搏嬰兒之相擊彊者傷弱者廢而天下之亂何從而已乎

樂毅論

蘇軾

自知其可以王而王者三王也自知其不可以王而霸者五霸也或者之論曰圖王不成其弊猶可以霸嗚呼使齊桓晉文而行湯武之事將求亡之不暇雖欲霸可得乎夫王道者不可以小用也大用則王小用則亡昔者徐偃王宋襄公嘗行仁義矣然終以亡其身喪其國者何哉其所施者未足以充其所求也故夫有可以得天下之道而無取天下之心乃可與言王矣范蠡留侯雖非湯武之

佐然亦可謂剛毅果敢卓然不惑而能有所必爲者也觀吳王困於姑蘇之上而求哀請命於勾踐勾踐欲赦之彼范蠡者獨以爲不可援桴進兵卒勿其頸項籍之解而東高帝亦欲罷兵歸國留侯諫曰此天亡也急擊勿失此二人者以爲區區之仁義不足以易吾之大計也嗟夫樂毅戰國之雄未知大道而竊嘗聞之則足以亡其身而已矣論者以爲燕惠王不肖用反間以騎劫代將卒走樂生此其所以無成者出於不幸而非用兵之罪然

當時使昭王尚在反間不得行樂毅終亦必敗何者燕之并齊非秦楚三晉之利今以百萬之師攻兩城之殘寇而數歲不決師老於外此必有乘其虛者矣諸侯乘之於內齊擊之於外當此時雖太公穰苴不能無敗然樂毅以百倍之衆數歲而不能下兩城者非其智力不足蓋欲以仁義服齊之民故不忍急攻而至於此也夫以齊人苦湣王之彊暴樂毅苟退而休兵治其政令寬其賦役反其田里安其老幼使齊人無復鬪志則田單者獨誰

與戰哉柰何以百萬之師相持而不決此固所以使齊人得徐而爲之謀也當戰國時兵彊相吞者豈獨在我以燕齊之衆壓其城而急攻之可滅此而後食其誰曰不可嗚呼欲王則王不王則審所處無使兩失焉而爲天下笑也

范增論

蘇軾

蘇子曰增之去善矣不去羽必殺增獨恨其不蚤耳然則當以何事去增勸羽殺沛公羽不聽終以此失天下當於是去耶曰否增之欲殺沛公人臣之分也羽之不殺猶有君人之度也增曷爲以此去哉易曰知幾其神乎詩曰相彼雨雪先集維霰增之去當於羽殺卿子冠軍時也陳涉之得民也以項燕扶蘇項氏之興也以立楚懷王孫心而諸侯叛之也以弑義帝且義帝之立增爲謀主矣義

帝之存亡豈獨爲楚之盛衰亦增之所與同禍福也未有義帝亡而增獨能久存者也羽之殺卿子冠軍也是弑義帝之兆也其弑義帝則疑增之本也豈必待陳平哉物必先腐也而後蟲生之人必先疑也而後讒入之陳平雖智安能間無疑之主哉吾嘗論義帝天下之賢主也獨遣沛公入關而不遣項羽識卿子冠軍於稠人之中而擢以爲上將不賢而能如是乎羽旣矯殺卿子冠軍義帝必不能堪非羽殺帝則帝殺羽不待智者而後知也

增始勸項梁立義帝諸侯以此服從中道而弑之非增之意也夫豈獨非其意將必力爭而不聽也不用其言而殺其所立羽之疑增必自是始矣方羽殺卿子冠軍增與羽比肩而事義帝君臣之分未定也爲增計者力能誅羽則誅之不能則去之豈不毅然大丈夫也哉增年已七十合則留不合則去不以此時明去就之分而欲依羽以成功名陋矣雖然增高帝之所畏也增不去項羽不亡嗚呼增亦人傑也哉

留侯論

蘇軾

古之所謂豪傑之士必有過人之節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見辱拔劍而起挺身而鬪此不足爲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挾持者甚大而其志甚遠也夫子房受書於圯上之老人也其事甚怪然亦安知其非秦之世有隱君子者出而試之觀其所以微見其意者皆聖賢相與警戒之義而世不察以爲鬼物亦已過矣且其意不在書當韓之亡秦之方盛

也以刀鋸鼎鑊待天下之士其平居無事夷滅者不可勝數雖有賁育無所復施夫持法太急者其鋒不可犯而其勢未可乘子房不忍忿忿之心以匹夫之力而逞於一擊之間當此之時子房之不死者其間不能容髮蓋亦已危矣千金之子不死於盜賊何者其身可愛而盜賊之不足以死也子房以蓋世之才不爲伊尹太公之謀而特出於荆軻聶政之計以僥倖於不死此圯上之老人所爲深惜者也是故倨傲鮮腆而深折之彼其能有所

忍也然後可以就大事故曰孺子可教也楚莊王伐鄭鄭伯肉袒牽羊以逆莊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遂捨之勾踐之困於會稽而歸臣妾於吳者三年而不勅且夫有報人之志而不能下人者是匹夫之剛也夫老人者以爲子房才有餘而憂其度量之不足故深折其少年剛銳之氣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謀何則非有平生之素卒然相遇於草野之間而命以僕妾之役油然而不怪者此固秦皇帝之所不能驚而項籍之所不能怒

也觀夫高祖之所以勝項籍之所以敗者在能忍
與不能忍之間而已矣項籍唯不能忍是以百戰
百勝而輕用其鋒高祖忍之養其全鋒而待其斃
此子房教之也當淮陰破齊而欲自王高祖發怒
見於詞色由此觀之猶有剛彊不忍之氣非子房
其誰全之太史公疑子房以爲魁梧奇偉而其狀
貌乃如婦人女子不稱其志氣嗚呼此其所以爲
子房歟

賈誼論

蘇軾

非才之難所以自用者寔難惜乎賈生王者之佐
而不能自用其才也夫君子之所取者遠則必有
所待所就者大則必有所忍古之賢人皆有可致
之才而卒不能行其萬一者未必皆其時君之罪
或者其自取也愚觀賈生之論如其所言雖三代
何以遠過得君如漢文猶且以不用死然則是天
下無堯舜終不可以有所爲耶仲尼聖人歷試於
天下苟非大無道之國皆欲勉強扶持庶幾一日

得行其道將之荆先之以冉有申之以子貢君子
之欲得其君如此其勤也孟子去齊三宿而後出
晝猶曰王其庶幾召我君子之不忍棄其君如此
其厚也公孫丑問曰夫子何爲不豫孟子曰方今
天下舍我其誰哉而我何爲不豫君子之愛其身
如此其至也夫如此而不用然後知天下之果不
足與有爲而可以無憾矣若賈生者非漢文之不
用生生之不能用漢文也夫絳侯親握天子璽而
授之文帝灌嬰連兵數十萬以決劉呂之雌雄又

皆高帝之舊將此其君臣相屬之分豈特父子骨
肉手足哉賈生洛陽之少年欲使其一朝之間盡
棄其舊而謀其新亦已難矣爲賈生者上得其君
下得其大臣如絳灌之屬優游浸漬而深交之使
天子不疑大臣不忌然後舉天下而惟吾之所欲
爲不過十年可以得志安有立談之間而遽爲人
痛哭哉觀其過湘爲賦以弔屈原悲鬱憤悶趨然
有遠舉之志其後卒以自傷哭泣至於天絕是亦
不善處窮者也夫謀之一不見用安知終不復用

也不知默默以待其變而自殘至此嗚呼賈生志大而量小才有餘而識不足也古之人有高世之才必有遺俗之累是故非聰明睿哲不惑之主則不能全其用古今稱符堅得王猛於草茅之中一朝盡斥去其舊臣而與之謀彼其匹夫畧有天下之半以此哉愚深悲賈生之志故備論之亦使人君得如賈誼之臣則知其有狷介之操一不見用則憂傷病沮不能復振而爲賈生者亦慎其所發哉

鼂錯論

蘇軾

天下之患最不可爲者名爲治平無事而其實有不測之憂坐觀其變而不爲之所則恐至於不可救起而強爲之則天下狃於治平之安而不吾信惟仁人君子豪傑之士爲能出身爲天下犯大難以求成大功此固非勉強暮月之間而苟以求名者之所能也天下治平無故而發大難之端吾發之吾能收之然後能免難於天下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使他人任其責則天下之禍必集於我昔

者鼂錯盡忠爲漢謀弱山東之諸侯諸侯並起以
誅錯爲名而天子不察以錯爲說天下悲錯之以
忠而受禍而不知錯之有以取之也古之立大事
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堅忍不拔之志昔禹
之治水鑿龍門決大河而放之海方其功之未成
也蓋亦有潰冒衝突可畏之患惟能前知其當然
事至不懼而徐爲之所是以得至於成功夫以七
國之強而驟削之其爲變豈足怪哉錯不於此時
捐其身爲天下當大難之衝而制吳楚之命乃爲

自全之計欲使天子自將而已居守且夫發七國
之難者誰乎已欲求其名安所逃其患以自將之
至危與居守之至安已爲難首擇其至安而遺天
子以其至危此忠臣義士所以憤惋而不平者也
當此之時雖無袁盎錯亦未免於禍何者已欲居
守而使人主自將以情而言天子固已難之矣而
重違其議是以袁盎之說得行於其間使吳楚反
錯以身任其危日夜淬礪東向而待之使不至於
累其君則天子將恃之以爲無恐雖有百袁盎可

得而間哉嗟夫世之君子欲求非常之功則無務
爲自全之計使錯自將而擊吳楚未必無功惟其
欲自固其身而天子不悅奸臣得以乘其隙錯之
所以自全者乃其所以自禍歟

刑賞忠厚之至論

蘇軾

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之際何其愛民之深憂民之
切而待天下以君子長者之道也有一善從而賞
之又從而咏歌嗟歎之所以樂其始而勉其終有
一不善從而罰之又從而哀矜懲創之所以棄其
舊而開其新故其吁俞之聲歡休慘戚見於虞夏
商周之書成康旣沒穆王立而周道始衰然猶命
其臣呂侯而告之以祥刑其言憂而不傷戚而不
怒慈愛而能斷惻然有哀憐無辜之心故孔子猶

有取焉傳曰賞疑從與所以廣恩也罰疑從去所以慎刑也當堯之時臯陶爲士將殺人臯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故天下畏臯陶執法之堅而樂堯用刑之寬四岳曰鯀可用堯曰不可鯀方命圯族旣而曰試之何堯之不聽臯陶之殺人而從四岳之用鯀也然則聖人之意蓋亦可見矣書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嗚呼盡之矣可以賞可以無賞賞之過乎仁可以罰可以無罰罰之過乎義過乎仁不失爲君子過乎義則

流而入於忍人故仁可過也義不可過也古者賞不以爵祿刑不以刀鋸賞以爵祿是賞之道行於爵祿之所加而不行於爵祿之所不加也刑以刀鋸是刑之威施於刀鋸之所及而不施於刀鋸之所不及也先王知天下之善不勝賞而爵祿不足以勸也知天下之惡不勝刑而刀鋸不足以裁也是故疑則舉而歸之於仁以君子長者之道待天下使天下相率而歸於君子長者之道故曰忠厚之至也詩曰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君子如怒亂庶

遑沮夫君子之已亂豈有異術哉時其喜怒而無失乎仁而已矣春秋之義立法貴嚴而責人貴寬因其褒貶之義以制賞罰亦忠厚之至也

物不可以苟合論

蘇軾

昔者聖人將欲有爲也其始必先有所甚難而其終也至於久遠而不廢其成之也難故其敗之也不易其得之也重故其失之也不輕其合之也遲故其散之也不速夫聖人之所爲詳於其始者非爲其始之不足以成而憂其終之易敗也非爲其始之不足以得而憂其終之易失也非爲其始之不足以合而憂其終之易散也天下之事如是足以成矣如是足以得矣如是足以合矣而必曰未

也又從而節文之綢繆委曲而爲之表飾是以至於今不廢及其後世求速成之功而勑於遲久故其欲成也止於其足以成欲得也止於其足以得欲合也止於其足以合而其甚者則又不能待其足其始不詳其終將不勝弊嗚呼此天下治亂享國長短之所從出歟聖人之始制爲君臣父子夫婦朋友也坐而治政奔走而執事此足以爲君臣矣聖人懼其相易而至於相凌也於是爲之車服采章以別之朝覲位著以嚴之名非不相聞也而

見必以贊心非不相信也而入必以籍此所以久而不相易也杖屨以爲安飲食以爲養此足以爲父子矣聖人懼其相褻而至於相怨也於是制爲朝夕省問之禮左右佩服之飾族居之爲懽而異居以爲別合食之爲樂而異膳以爲尊此所以久而不相褻也生以居於室死以葬於野此足以爲夫婦矣聖人懼其相狎而至於相離也於是先之以幣帛重之以媒妁不告於廟而終身以爲妾晝居於內而君子問其疾此所以久而不相狎也安

居以爲黨急難以相救此足以爲朋友矣聖人懼其相瀆而至於相侮也於是戒其羣居嬉游之樂而嚴其射御食飲之節足非不能行也而待擯相之詔禮口非不能言也而待介紹之傳命此所以久而不相瀆也天下之禍莫大於苟可以爲而止夫苟可以爲而止則君臣之相凌父子之相怨夫婦之相離朋友之相侮久矣聖人憂焉是故多爲之飾易曰藉用白茅無咎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此古之聖人所以長有天下而後

世之所謂迂闊也又曰嗑者合也物不可以苟合故受之以賁盡矣

王者不治夷狄論

蘇軾

夷狄不可以中國之治治也譬若禽獸然求其大治必至於大亂先王知其然是故以不治治之治之以不治者乃所以深治之也春秋書公會戎於潛何休曰王者不治夷狄錄戎來者不拒去者不追也夫天下之至嚴而用法之至詳者莫如春秋凡春秋之書公書侯書字書名其君得爲諸侯其臣得爲大夫者舉皆齊晉也不然則齊晉之與國也其書州書國書氏書人其君不得爲諸侯其臣

不得爲大夫者舉皆秦楚也不然則秦楚之與國也夫齊晉之君所以治其國家擁衛天子而愛養百姓者豈能盡如古法哉蓋亦出於詐力而參之以仁義是齊晉亦未能純爲中國也秦楚者亦非獨貪冒無耻肆行而不顧也蓋亦有秉道行義之君焉是秦楚亦未至於純爲夷狄也齊晉之君不能純爲中國而春秋之所予者常在焉有善則汲汲而書之惟恐其不得聞於後世有過則多方而開赦之惟恐其不得爲君子秦楚之君未至於純

爲夷狄而春秋之所不予者常在焉有善則累而後進有惡則畧而不錄以爲不足錄也是非獨私於齊晉而偏疾於秦楚也以見中國之不可以一日背而夷狄之不可以一日嚮也其不純者不足以寄其褒貶則其純者可知矣故曰天下之至嚴而用法之至詳者莫如春秋夫戎者豈特如秦楚之流入於戎狄而已哉然而春秋書之曰公會戎於潛公無所貶而戎爲可會是獨何歟夫戎之不能以會禮會公亦明矣此學者之所以深疑而求

其說也故曰王者不治夷狄錄戎來者不拒去者不追也夫以戎之不可以化誨懷服也彼其不悍然執兵以與我從事於邊鄙則已幸矣又况知有所謂會者而欲行之是豈不足以深嘉其意乎不然將深責其禮彼將有所不堪而發其憤怒則其禍大矣仲尼深憂之故因其來而書之以會曰若是足矣是將以不治深治之也由是觀之春秋之疾戎狄者非疾純戎狄也疾夫以中國而流入於戎狄者也

續朋黨論

蘇軾

歐陽子曰小人欲空人之國必進朋黨之說嗚呼國之將亡此其徵歟禍莫大於權之移人而君莫危於國之有黨有黨則必爭爭則小人者必勝而權之所歸也君安得不危哉何以言之君子以道事君人主必敬之而疎小人惟予言而莫予違人主必狎之而親疎者易間而親者難睽也而君子者不得志則奉身而退樂道不仕小人者不得志則徼倖復用惟怨之報此其所以必勝也蓋嘗論

之君子如嘉禾也封植之甚難而去之甚易小人如惡草也不種而生去之復蕃世未有小人不除而治者也然去之爲最難斥其一則援之者衆盡其類則衆之致怨也深小者復用而肆威大者得志而竊國善人爲之掃地世主爲之屏息譬之斷蛇不死刺虎不斃其傷人則愈多矣齊田氏魯季孫是已齊魯之執事莫匪田季之黨也歷數君不忘其誅而卒之簡公弒昭哀失國小人之黨其不可除也如此而漢黨錮之獄唐白馬之禍忠義之

士斤死無餘君子之黨其易盡也如此使世主知易盡者之可戒而不可除者之可懼則有瘳矣且夫君子者世無若是之多也小人亦無若是之衆也凡才智之士銳於功名而嗜於進取者隨所用耳孔子曰仁者安仁智者利仁未必皆君子也冉有從夫子則爲門人之選季氏則爲聚斂之臣唐柳宗元劉禹錫使不陷叔文之黨其高才絕學亦足以爲唐名臣矣昔樂懷子得罪於晉其黨皆出奔樂王鮒謂范宣子曰盍反州綽刑蒯勇士也

宣子曰彼欒氏之勇也余何獲焉王鮒曰子爲彼
欒氏乃子之勇也嗚呼宣子蚤從王鮒之言豈獨
獲二子之勇且安有曲沃之變哉愚以爲治道去
泰甚耳苟黜其首惡而貸其餘使才者不失富貴
不才者無以致憾將爲吾用之不暇又何怨之報
乎人之所以爲盜者衣食不足耳農夫市人焉保
其不爲盜而衣食旣足盜豈有不能返農夫市人
也哉故善除盜者開其衣食之門使復其業善除
小人者誘以富貴之道使隳其黨以力取威勝者

蓋未嘗不反爲所噬昔曹叅之治齊曰慎無擾獄
市獄市姦人之所容也如此亦庶幾於善治矣姦
固不可長而亦不可不容也若姦無所容君子豈
久安之道哉牛李之黨徧天下而李德裕以一人
之力欲窮其類而致之必死此其所以不旋踵罹
讐人之禍也姦臣復熾忠義益衰以力取威勝者
果不可耶愚是以讀歐陽子之說而爲君子小人
之戒

之無

果不河東思最以... 聖人之誠也... 必致其誠以不致... 國不可其... 而... 亦... 亦... 亦...

崇正文選卷之十終

